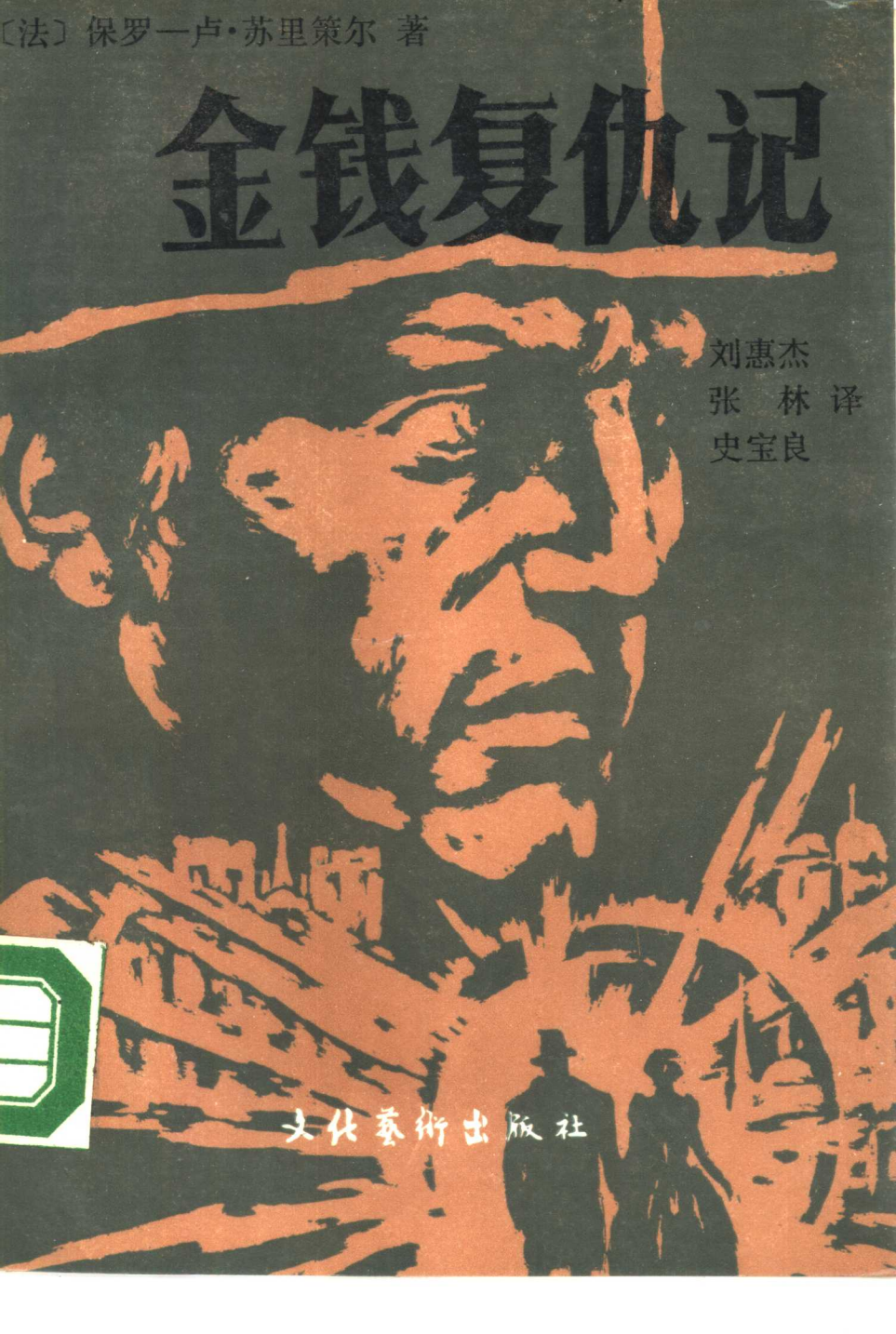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法〕保罗·卢·苏里策尔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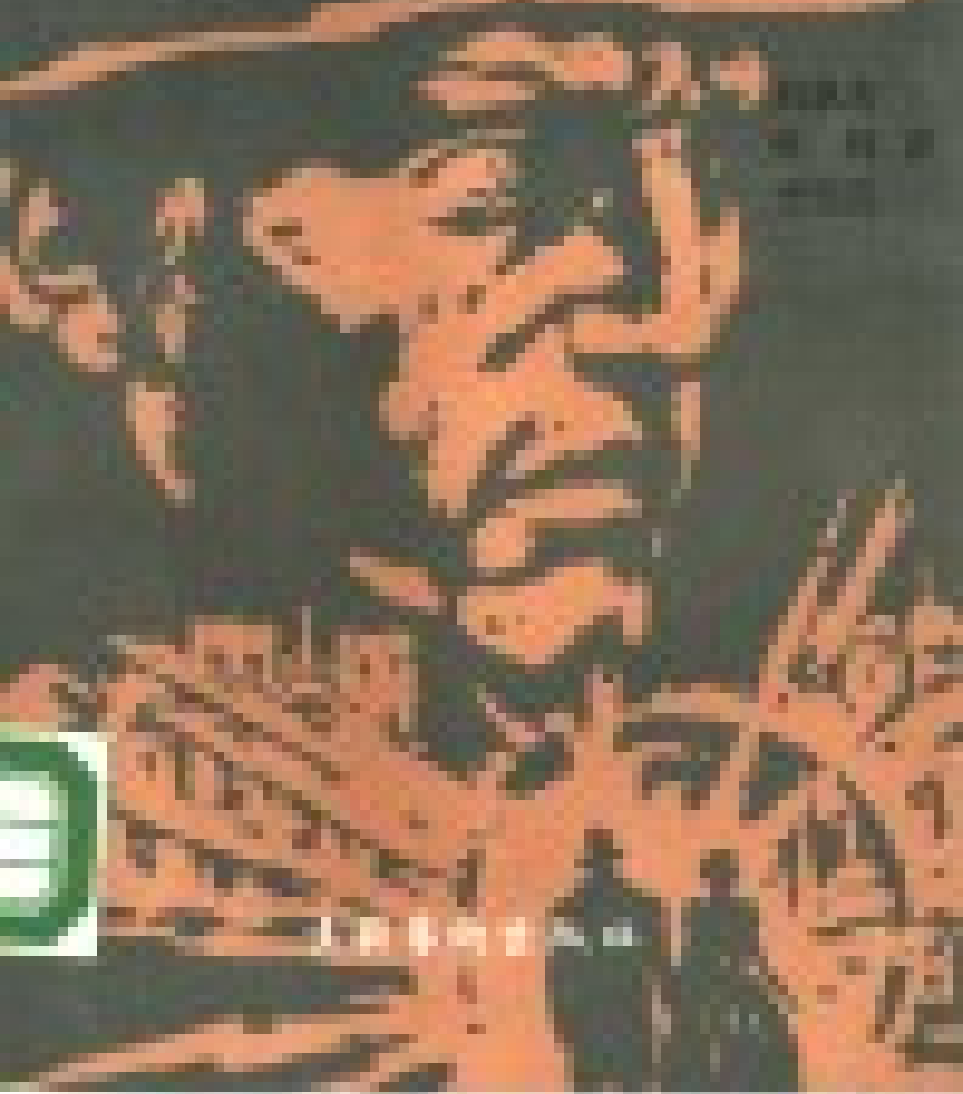
金钱复仇记

刘惠杰
张 林 译
史宝良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金钱复仇记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金钱复仇记

〔法〕 保罗—卢·苏里策尔

刘惠杰 张 林 史宝良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Paul-Loup Sulitzer

MONEY

Edition Denoël, Paris, 1980

法国达诺埃勒出版社 1980 年出版

金钱复仇记

〔法〕保罗—卢·苏里策尔

刘惠杰 张 林 史宝良 译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94,000

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1,000 册

ISBN7-5039-0077-6/I·51

定价: 2.3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弗朗茨的父亲是位企业界巨子，但他死后，几个部下却利用手段鲸吞了他的全部遗产。二十一岁的弗朗茨从公子哥儿变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。他立誓报仇！他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，然后用来向敌人报复。为了复仇，千金散去亦在所不惜。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，仇敌们被消灭了。怀着复仇的快感，他带着心爱的姑娘，回到童年时居住的房屋，缅怀逝去的时光。

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，此书为金融三部曲之一（另两部是《现金》《财富》），他的《绿色国王》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。复仇的故事是他最擅长的，古老的题材在他笔下显得新鲜而生动，曲折的情节并不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。一幅现代西方社会的风情画将会展现在你面前。

目

录

1	酩酊之中的残酷与快活 . . . (3)
2	银龙行动 (94)
3	巴哈马的这些人 (159)
4	阳光带 (217)

任何与真人真事相符的情况均属巧合

献给

我的父亲，

我的朋友

J—F·普雷沃

J—R·赫什

奥利维埃·B

J—P·赖因

赚钱，

也是一门艺术，

一种与其目的毫不相干的激情，

一种对不可及的执着的追求……

这是面对着人生，

跳着嘲弄、飘渺而又绝望的舞蹈。

保罗—卢·苏里策尔

我想，故事可以从11月23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开始讲起，地点在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旁边老皇后街的这所房子里。为什么不呢？帷幕是这时候落下来的。或许，这一切的结局不是发生在11点30分那个精确的时刻，而是持续了几个小时。

1969年11月23日上午11时30分，苏格兰场的一位警官正襟危坐在我的对面。直到今天，我眼前还不时地闪现着他穿的衣服，那是件粗花条便服。他四十岁上下，一张苏格兰人特有的红润的脸，头发浓密且卷曲，从偏左的地方由一条笔直的分发线分开，右边的头发烫成了两个明显的波纹。他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我，我却没能记清他是叫奥格尔维还是瓦特。他一直盯着来来往往的搬运东西的人流。

“您不住这房子了？”

“是不允许我住了。我没付清钱，得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撵走，可我买东西从来没付清过钱。”

电话响了，我拿起话筒。又是银行，他们说收到了第二张支票，说这种局面令人“不能容忍”。问我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时

候去银行。最好早来，又问我懂不懂什么叫做拒付证书。我说：“我尽快去一趟。”“什么时间？”“一小时以后。”我挂上电话。苏格兰场的警官始终没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，好象若有所思。他肯定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电话和为什么事，但表面上却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。

他说：“我有这么个想法：最好您能把那天晚上做的事都按照时间顺序重复一遍。没人强迫您。但这样可以为您节省时间，也免得让我不得不跟您纠缠不休。”

我站起身，两腿象是坠着几个沉甸甸的沙袋：“好吧！”

搬运工人干得蛮利索。他们先把三楼扫荡一空，尔后又搬空了二楼。现在下到了一层。他们把什么都搬走了，都搬走了，一件东西也没剩，连那幅圣特罗佩别墅的钢笔画也被摘下来了。

“您多大岁数？”

“二十一岁。准确地说，二十一岁零两个月，又十四天。”

“您什么时候租下这房子的？”

“两个月零十四天以前。”

“前天晚上是第一次举办那样的晚会吗？”

我眼巴巴地看着那幅钢笔画被一个搬运工人拎走了。

“不是第一次。”

一楼的客厅和二楼之间，有几级台阶，我和警官走上台阶。我转回头，想最后看一眼我的钢笔画，那个工人却已走出门外，正把画往卡车上举。

“不是第一次，但肯定是最后一次。”我补充说。

“你们聚会在一起，是有什么喜庆之事吧？”

我直视着他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是为了庆祝我的破产。”

我们在台阶上站住脚。我说：

“我当时在一楼右手那间客厅里。我看见她往楼上走。她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向我摆摆手，就上楼去了。”

“依您看，她的表情有什么反常之处吗？”

“看不出来。”

“当时客人很多吗？”

“我请了五十人，可来了足有一百五十人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间？”

“大约凌晨3点钟。”

我们来到二楼的楼层平台。我说：

“这以后的三四十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一直没能离开楼下的客厅。我想到过该上楼看她一眼，可是人太多，简直脱不开身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，都要拽住我说几句话。”

“不过，最后您还是上了楼……”

我们继续上三楼。

“我是上了楼。”

我的脑际轰然一热，蓦地再现出当时的情景。现在这空荡荡的楼梯，连地毯都被撤走了。当时可是人声鼎沸，客人们三五成群地拥塞在楼梯上，见我便喊：“弗朗茨，破产可比什么都叫人高兴啊！”这回忆持续了一秒钟，顶多不过持续了一秒钟。很快，楼梯又恢复了眼前的冷清。

“您怎么知道她肯定在三楼的这个房间里呢？”

“这是我的卧室，只有她和我有钥匙。因为要办晚会，我早把门锁上了。”

“你们吵架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嗯，就算拌了几句嘴吧。”

“以前您知道她吸毒吗？”

我们来到三楼。

“知道。”

沿着走廊，我们来到我的卧室门口。门敞开着。而那天晚上它关得严严的。我的记忆又化为一团明亮的雾：三十二小时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样站在门口，我想打开门，却怎么也开不开，那拧动门柄的声音好象还在响。

“那您呢，吸毒吗？”

“不吸。而且从来没吸过。”

我踩在门槛上，却没有力气迈进房间，无论如何迈不动步子，一种难言的苦楚淤滞在我的喉头。

“我没能打开门。她把门反锁上了，钥匙也没拔下来。”

“您为什么不敲门？”

“敲了。可是没用。楼梯上的那些人都凑过来起哄，学我敲门，以为我和她在逗着玩，以为是……”

“恋人反目。”警官不动声色地说。

我也想到了这个词，可没说出口。想到了和说出口不是一回事。

“我周围乱哄哄的。即便她在房间里喊，我也可能听不见。”

“那您就从外面绕了进去？”

我如坐针毡，浑身不自在，额头沁出大颗的汗珠。

“对，我转到里院，从气窗爬进了浴室。”

警官看我并没有挪动的意思，便用手将我轻轻拨开，探身走进屋里。他穿过房间，向左转，进了浴室。我看不到他了，但能听到他说话：

“是这个气窗吗？”

“没有第二个了。”

我虚弱到了极点，浑身涔涔地冒汗，我先是用肩倚着门框，后来用头顶着。警官的声音又传了出来。

“您为什么那么着急？爬高上房，不怕摔着？她可能只是想一个人清静会儿，消消气。她在您面前流露过要自杀的意思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”

我听见警官打开了气窗，他踩着什么东西上去查看了一番，又跳了下来。

“可当时您想到了她要自杀。她天性容易冲动，刚拌过嘴，可能又吸了毒，再加上几杯酒，这些都使您预感到她要自杀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他打开壁柜。

“那您为什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上楼来？”

这话的弦外之音抽打着我的心。他这样问我可太不公平了。可他又一次引发了我引罪自责的感情。我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了几步，走进浴室。骤然间，我的记忆中腾起红色的火焰，如暗室中突然射入了炫目的阳光。这一次，有情景，有声

音，我甚至还嗅到那浓烈的血腥味。她引颈自尽之前，疯狂地同刮脸刀切开了手腕、脚踝、肚子和乳房，血喷溅开来，墙、浴盆、大理石洗脸池，还有气窗的毛玻璃上，都是血迹斑斑。

我一阵恶心，急步退了出来，大口地呕吐起来。

中午1点30分，也就是两小时以后，我来到查理二世大街那家银行。银行诉讼部昨天一整天和今天整整一个上午，一直在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。走进银行营业大厅，已经看到那个找我的人了，我却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，折回身走出了银行大门。来到圣詹姆斯公园时，雨又飘飘洒洒地下开了。凉飕飕的毛毛细雨陪伴着我穿过绿色公园，又穿过保罗林荫道。到了海德广场时，雨停歇了一刻。等我从地铁爬出来时，雨又接着下起来。我在地铁站查看了市区地图，不会有差错，过了布朗普顿大道再往前走约莫三公里，便是老普林顿大道。

雨越下越大。我感到疲倦，但走路使我精神畅快，我不再恶心了。我突然觉得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。这变化来势迅猛，感觉明显。一秒钟以前，我还是精疲力竭、槁木死灰，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，此时，却象失足跌仆入水，一时无着无落，待到沉至水底时，终于得以奋力一蹬，用不知从何而来的一股蛮劲，挣扎着浮出水面。这变化发自我的内心深处，是一种狂奋，一种既疯且乐的狂奋，是抑制不住地感到自己不容侵犯。这和我年龄，和我二十一岁零两个月再加十四天的年龄毫无关系。我的年龄并没有给我这么强劲，这么持久的力量。这种感觉长久地延续着，延续了几个月，几年……眼下，我觉得我走路的姿势都起了变化。尽管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，尽管

我已连续四十个小时不曾合眼，我却象是在轻快的氛围里悠荡，我是在迈着翩翩舞步向前走。

和我的名字一样，我在跳舞。

3点差几分钟，我来到布朗普顿公墓。死者的亲戚朋友到了很多，远远地，只看见一片乌压压的黑伞。我不敢走到近前，便躲到一个墓室前面的飞檐下避雨。我浑身上下淋得透湿，冻得一个劲地打哆嗦。死者的坟墓离我大约一百米。棺材到了，随即下葬入土，然后是依次致哀的行列。二十多分钟后，人群才完全走散。等到公墓的甬道上恢复了空无一人的静寂时，我才鼓足勇气，来到坟墓跟前。

我在墓前伫立了两三分钟，雨还在下。不用说，我哀伤，又岂止是哀伤？是肝肠痛断！隐隐约约地，我又感到了那种狂奔，近似醉酒后的狂奔，和刚才在布朗普顿大道上感觉一样。以后，每当这种感觉来临时，我都有预感。

出公墓时，一位男性老者走在我前面。等他拉开他那辆霍克斯沃牌轿车的车门时，我凑上前去：

“我去圣詹姆斯公园那边，能搭个脚吗？”

他开始摇头不答应，后来望了一眼我身后的公墓，又打量了我一番。我如同落汤鸡，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。

“是您家里人？”

“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。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

“十九，差三个星期十九岁。”

他点点头，说：

“我是老伴。”

他打开车门，示意请我上车：

“您是说去圣詹姆斯公园？”

汽车在卫士小教堂前面停下，我下了车。一路上，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可我们还是郑重地握手道别，好象有一种神秘的默契沟通了我们的命运。

老皇后街那幢房子搬空了。客厅的地毯也被掀掉，房子四壁回音，空得瘆人。打蜡的橡木地板上，赫然地放着一张雪白的信纸。信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，那扇血红色的大门专为此种方便开了一条缝。信中用德文写了几句话，通知我，马丁·雅尔和扬卡罗伯父的代表在多切斯特饭店等我，等我的人叫莫夫。

“艾尔弗雷德·莫夫，从苏黎世来。”

他的个头儿比我稍高，不过这倒也是常事，因为我长得并不高。尖嘴猴腮，眼角堆满鱼尾纹，高颧骨，精瘦，脑袋活脱脱地象个骷髅头。他上下审视着我。我浑身是水：为了取道公园到这里来，我今天两次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和绿色公园，白金汉宫的卫兵看我总在他们面前走动，想必已经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。

“看淋得这副模样！”莫夫咬着嘴唇说。

“叫您瞧个乐子。这其实是出的汗。”

我捡个地方坐下来。旁边的侍者不胜惊恐地看着我。我脚下很快积成了水洼，全身象是耕作一天刚归圈的老牛散发着热气。我冲那个侍者一龇牙：

“别急，还有人呢，他们一会儿就到，我把他们甩在半路上。给我来杯香槟，快点，小伙子。”

我转向莫夫。我明白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恨这个人，我已经讨厌他了。

他说：“我是马丁·雅尔银行在日内瓦和苏黎世的代理人。您伯父是我们的客户。他要我来此了结您的事。”

“我伯父是骗子。”

我脚下的水洼逐渐扩展开来，涨潮似地，一直漫延到一位身穿貂皮外衣的中年妇女脚下，眼看着她那双“查理·茹尔丹”皮鞋浸到了水中。她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，我向她报以无邪的微笑。莫夫又说：

“银行董事长马丁·雅尔先生……”

“噢，这人也是骗子，比前一个手段高明。”

“不要脸！”穿貂皮外衣的妇人尖声叫道。

我赞同地说：“骂得好！”

“……马丁·雅尔先生出于和令尊的老交情，愿意再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帮助您。按照令尊的意愿，在不到三个月以前，也就是您二十一岁生日时，您得到了十三万英镑。这正好是令尊财产的余额。您……”

“还有六便士。十三万英镑又六便士。”

我冷得全身战抖不止，险些把香槟酒杯摔到地上。我呷了口酒，又想呕吐。同时，那经历过数次的狂奔又在阵阵地上翻涌。我冲着穿貂皮外衣的女人的背说：

“他和我那伯父都是强盗，我是遭他们抢了去，现在好夫人……”

“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把这笔钱挥霍一空，一个金令也没剩下。不仅如此，据我们了解，您还欠了银行一笔巨款。”